

光緒順天府志

第一冊



〔清〕周家楣 繆荃孫等編纂

光緒順天府志

第一卷
第一至卷八册

北京古籍出版社

〔清〕周家楣 繆荃孫編纂

光緒順天府志 一至十六冊

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

北京北三環中路六號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定價平裝每部陸拾捌元捌角伍分整

書號：一一二〇五·十一

卷

緒

順

亦

府

志

百

卅

齋

光緒甲申仲
冬開雕丙戌
季夏畢工

出版說明

北京背山面海，水甘土厚，古稱『神臯形勝，天府膏腴』。從遼經金、元、明、清，從陪都到京城，地位日益重要。記述北京的地方志，元代的《析津志》已佚，《永樂大典》中的《順天府》也殘缺不全，萬曆年的《順天府志》又嫌簡略。因此，到了光緒初年，順天府官方聘請名家繆荃孫等修纂一部份量較大的順天府志，就是《光緒順天府志》。這部書的體例經精心籌劃，內容經仔細選取，資料經多方核實，因而是一部較有價值的地方志。

同治十一年，直隸總督李鴻章重修《畿輔通志》，調取各府州縣志書，順天獨缺。所以光緒三年就商議修這部書，延請張之洞任總纂，張之洞起草了一個《修書略例》，有通例二十七條，如：宜典核；宜徵實；以地爲主；古書宜備；今事有關土地、人民者詳，餘略；紀事須具首尾，具年月等等。具體三十二條，如：增方言一目；河渠立專門；其地理門內山川，止具大略。此書的修纂很多方面是依據這一例則的。後因張之洞別處作官，就由繆荃孫任總裁。繆荃孫，江蘇江陰人，道光二十四年生，民國八年死，是晚清

著名目錄、歷史、金石學家。早年曾幫助張之洞編著《書目答問》。光緒二年中進士，入爲庶吉士，三年散館爲翰林院編修。光緒五年府尹萬青藜延請繆荃孫修府志，他三十六歲，正是中年有爲的時候。他不僅編寫了疆域、鄉賢、藝文、金石等卷，而且復審了全書（傳雲龍輔佐復審）。繆還把研究成果寫成單篇文章，如遼、金、元、明故城考，收錄在《藝風堂文集》中。

繆又延請當時名儒碩彥擔任各門分纂。有鮑恩綬、廖廷相、陳燾、汪鳳藻、劉恩溥、洪良品、朱一新、傅雲龍、潘遜、蔡賡年等等。他們和繆志同道合，晨夕搜討。其中朱一新編纂的坊巷志由于材料充實，一再以《京師訪巷志稿》單行本問世。朱作御史曾上書論劾李蓮英，以語侵慈禧論罪。朱一新編此稿時白天步行大街小巷，詢問胡同居民，晚上驗查古書，叙列文人名士住宅，是花了心力的。

《光緒順天府志》記述清代以北京爲中心的順天府（包括五州十九縣）的各個方面。有京師、地理、河渠、食貨、經政、故事、官師、人物、藝文、金石等十志。計一百三十卷，三百五十萬字。光緒五年（一八七九）設局修纂，十二年（一八八六）成書。

修府志、縣志是我國保存文化的優良傳統。但有些府縣志蕭規曹隨，因陳相襲，甚至記一些道聽途說的材料而不核實。當年的順天府尹沈秉成在序言中說，修這本書不轉

販、沿訛，而是創纂，就有六難：從各種書籍、圖經、志譜、公牘、訪冊古今數十萬卷中，探討而出，難一；徵引時必註明原書，列出異同後，力求一是，難二；畿輔五大河五百餘條水道，沿流探源，脈絡畢見，難三；方言參之古語，證以殊音，難四；人物、官宦興何利，除何害，語語徵實，難五；田賦准今，金石證古，難六。

除了歷史典籍外，這書對於當時的公文、訪冊也留心訪求，所以書中有大量咸豐、同治、光緒年間的文獻資料。從古今數十萬卷資料中探討而出，確實是下了一番功夫。

對於收錄的資料，還要鑒別真偽，核實各家之言。這本書徵引時，每篇文章、每段話必註明出自何書，列出異同，並在按語註解分析鑒別，力求一是，這自然也是要花氣力的。如大城縣東北四十里西有子牙鎮，舊有釣台，《大清一統志》說相傳姜太公釣魚于此，而此書以爲是附會。姜太公釣魚于寶雞的磻溪，而不在這裡（九九六頁）。又如北京南城的張相公廟，紀曉嵐在《灤陽消夏錄》中以爲是祭祀唐代張仲武的。本書由廟的碑記證明是祀宋人張夏的（三四八頁）。這就避免了訛誤。

要核實材料，就要訪問徵詢、調查研究。所以繆荃孫說：『考古難，證今尤難。一字未確，一節未稔，往往擱筆。至是乃條徵件采，書牘並發，舟車踵接，日下耆舊，敦請考證，務盡所能。』可見本書是經過實地採訪徵詢故老而後成書的。如郊區各縣歷代建

城，這些城址在哪里？書中『由今溯昔』，『證今考古』，追溯過去的歷史。燕昭王的碣石宮，『史記』註上說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。本書地理志『村鎮』條中則寫明，今石景山區衙門口村『舊有碣石宮，近此』，指出了碣石宮的確切地址，有益于古代薊城的探索。又如陳勝、吳廣戍守漁陽，漁陽在哪里？本書寫明密雲縣城西南二十里兩河莊，『或曰莊之西南數里爲漁陽故城』。密雲臺上村有漢白檀故城，曹操討烏桓卽經過這裏。又如順義東北二十里的北府村是漢代孤奴故城址。把古城地址說得這樣具體，當是對照文獻實地考察而得來。這種探索考證，幫助我們了解歷史地理，對於編寫北京史、北京歷史地圖，都很有用處。人稱本書『古城故蹟，纖悉具陳』，並非虛語。

本書用很大篇幅記述順天府水道、水利，計有河渠志十三卷（水道四卷，河工七卷，津梁一卷，水利一卷）。這是由于當時形勢要求的。元明清以來，每年需漕運三四百萬石糧食供應北京，假如北京地區修好水利，多打糧食，就不需要從江南運糧來。所以本書很重視京畿的水道和水利。書中不僅對畿輔五大河五百餘條水道，沿流探源，脈絡畢見，而且記述歷代在畿輔修水利的人物和事蹟，記述對河患的治理，如永定河從順治九年修堤開始，按年記載，可知那年大水決堤。它收錄河臣向朝廷報險的奏摺，如道光三年，盧溝橋水漲到一丈九尺，處處出槽漫灘，其中雖沿河建排洪洩漲金門閘石壩、郭家

務草堤、求賢邨灰壩共十八所，但『全河受病日久，下口太高，無尾閘可以宣洩』，『上壅下潰，此塞彼決』。從書中可見汎濫破堤的，隔二三年即有。著名訓詁學家王念孫曾兩次作永定河道台，兩次奪職摘去頂戴，並令傾家賠償。從光緒八年五月直隸總督曾國藩的奏疏可知，當時治河並無專款，『歲修等銀，久經裁減』，堤潰搶險則用攤捐，所以他總結說：『河務所以日壞，皆在于此』。可見，晚清腐敗，老百姓只有等着被水淹。

這本書表現了褒揚好人、貶抑壞人的善惡觀念。官師的傳中說：『官斯土者，凡有美政，靡不甄錄』。對不受賄的廉吏，能雪冤曲善折獄的官守，不怕權勢減免徭役、奮力救災搶險的清官都一一記載。如乾隆元年，陳惕知武清縣，『初，河工秣稭，臨時采之村落，差至如虎，弊竇乃滋。窮黎且有焚林稽求免累者。惕備陳厥狀，請先發價買交之工。』（二七二三頁）又如康熙年間，程璇知寶坻縣，『己亥大水，詔賑，璇絕不假手吏胥，按戶親給，民以安堵。』（二七二七頁）這正是前面所說人物、官宦與何利，除何害，語語徵實，也是不容易的。

先賢傳中記述歷代出生或籍貫隸屬順天府的有德、有功、有識之士。如康熙時的李燁，有人以千金請託，燁曰：『此民間脂膏也！奈何欲污我！因斥譴之。燁以爲思安民莫如察吏，察吏莫若潔躬。明代的張欽不讓正德皇帝私自出關，書中一再譽其清德。乾隆

時，敢于懲治把持官府惡吏的黃叔琳，提拔人才扶植正氣的朱筠，書中多方徵引，一再延譽。這些反映當時的社會輿論，是對良好風氣的表彰。

封建時代重視祭祀，本書也很重視祠祀（京師志一卷，地理志兩卷），詳細地記載京城和各州縣的社稷壇、山川壇、城隍廟、八蜡廟等等。乾隆祭淀神祠中說：『蓋淀之有神昭昭矣。』當時是迷信神鬼的。書中記良鄉、涿縣等處有八蜡廟、劉猛將軍廟，反映這里從前蝗災嚴重。書中記大城縣有右軍廟紀念大書法家王羲之，倉頡廟紀念發明文字的倉頡，藥王廟紀念名醫扁鵲、倉公、華陀、孫思邈等。可以說，這些廟當時起了博物館、紀念館的作用。

這本書的重要特色是提供了較系統完備的資料。沿革、官守等都從周代一直記載到清末。另如順天人著作收錄了順天府屬各州縣人著作共八百多部，記下了韓嬰、盧植、高誘、張華、高閭、酈道元、陽休之、盧照鄰、盧綸、盧仝、賈島、韓昉、王鬱、耶律楚材、耶律鑄、鮮于樞、宋本、高彥敬、李贊、李三才、王嘉謨、米萬鍾、于奕正、史可法、孫承澤、王崇簡、劉獻廷、王源、黃叔琳、紀邁宜、朱珪、翁方綱、劉錫信、舒位、徐松等等作家的重要著作。金石志收錄歷代碑刻一千五百多方，網羅佚失，努力搜求到的。

這本書的另一特色是注重實用性。除了上面說的畿輔水利關係漕運、京城安危之外，諸如煤鐵要需，尤宜籌劃（二〇六一頁）。繆荃孫在此書最後的《序志》上說：『次之曰經政志。官吏之廢置，倉儲之虛實，漕運之更變，學校典禮之制，錢法鹽法之章，兵汛驛傳之籍，編輯公牘，搜訪故事，使人觀其得失而補敝救偏。至若西北叢山擁衛合沓，金鐵之利，見于前史；硝磺之產，訪諸土人。而今僅以煤著，無亦地利之未盡，人謀之未減乎？』

可見，修纂者是講求實用的，是想有益于經濟發展的。其他『夫兵事之成敗，形勢不可不講也。天時之祥異，政令不可不治也。』所以志故事，由今溯昔，借古閱今，希望歷史的教訓能够裨益于今天。

這本書由順天府尹萬青黎、彭祖賢、周家楣、沈秉成等籌劃主持。光緒八年寫成三分之一，光緒十一年全部纂校完成。其中經費久絀，一再追加款項。所以籌劃始終、閱歷甘苦的周家楣說：『蓋籌款之難如彼，成書之難如此，宜此志之前未有著，及頻謀輟以至于今也。豈果因循哉！』在晚清衰敗、經濟困難的時日，編纂出版了這一部地方巨著，的確是不容易的。

本書亦有不少缺陷和錯失。書內有濃厚的封建意識，如污衊農民起義，宣揚神鬼迷

信、婦女節烈等等。

編纂此書時，繆荃孫居永興寺，『暇日日涉海王村書肆，搜訪異本，典衣購取』，博覽羣書，被人稱爲『博通』。《記述順天府之書》共收北京地方史志等書目二百二十多種，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書目。由于條件的限制，把一些尚存的書當作佚失，如明崔學履《昌平志》八卷、明郭造卿《燕史》一百二十卷、明蔣一葵《長安客話》八卷、明史國典《懷柔志》四卷，現存藏于北京圖書館等處。

此書于光緒十二年印後，十五年又重印。印前覆校，改削添補二千四百多字，又增天文表、田賦表的校勘表。這次整理，我們即根據十五年本標點，仍發現不少錯失，如：

卷二十 薊州隆福寺錯爲福隆寺。

卷四十六 挾括河錯爲挾活河。

卷四十八 元郭守敬錯爲郭守忠，漳水錯爲障水，雄鄭錯爲雄鄭。

卷一百二十一 鄉賢表中王熙是崇簡子錯爲崇簡弟。

卷一百二十一 令宛平者爲漢中王養濂錯爲王養源。

卷一百二十三 薛漢世習韓詩誤爲習漢詩。

這些我們都作了改動。

原書與他書有歧異，如杜瑛著《律呂新曆》（四五六四頁），《元史》爲《律呂律曆》；如李秀鼎（四六〇九頁），《中國人名大辭典》作李季鼎，我們都未便改動。另如『古今治得失』（四四七四頁），應作『古今治亂得失』，加了『亂』字，以「」標識。

此書由左笑鴻標點。康奉、周南、李宏、張中行、楊韻九、蔡蕃、王燦熾、劉寧勛等校閱了部分章節。于琴、段書安、楊璐爲責任編輯。趙洛通讀全書。

臣萬青藜、臣周家楣跪奏，爲設局纂修順天府志，仰祈聖鑒事：竊查同治十年十二月，直隸總督臣李鴻章恭摺具奏，於保定省城設立志局，重修畿輔通志，奉旨允准在案。現在通志將次告成，必得順天府志纂有專書，方能採輯，以弁志首。查順天府志，自前明萬曆癸巳年府尹謝杰等修輯後，迄今並未續修，文獻無徵，曷以信今傳後？臣等屢思重輯，以順天素無款項，經費難籌，未敢率行開局。茲與督臣商定，量飲公費。臣等擬擇賃公所，作爲順天府志局，分類纂修，期於酌古準今，鮮致遺濫。延請實學官紳，分司纂輯，由臣等悉心校閱，覈定體裁，嚴立限程，尅期蕝事。庶首善之地，興除沿革，綱舉目張，信而有徵，足資考證，而畿輔通志亦得早日告竣，仰副我皇上體國經野、稽古右文之治。所有采訪編輯章程及需用經費，臣等隨時酌覈，籌商辦理。謹會同大學士直隸總督臣李鴻章恭摺奏聞。伏乞皇太后、皇上聖鑒。謹奏。光緒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具奏，本日奉旨：知道了。欽此。

臣畢道遠、臣周家楣跪奏，爲順天志書稿本告成，現經開雕定限竣事，恭摺仰祈聖鑒事：竊照光緒五年四月二十四日，由前兼管順天府尹萬青藜暨府尹臣周家楣，會

同直隸總督臣李鴻章，奏陳設局，纂修順天府志等因一摺，奉旨：知道了。欽此。遵卽設局開辦，遴委直隸候補知府任期曼提調局務。嗣經臣家楣以禮去官，經歷任兼尹、府尹接續辦理，至臣道遠、臣家楣同日奉命任事，查核志稿，已具十之二三。府志凡例，本由前兼尹萬青藜暨臣家楣商請現任兩廣總督張之洞，酌定體例門類，並經張之洞允臣家楣於志稿輯齊後，爲之畫一訂定，所分門類，當經延請內閣中書鮑恩綬，翰林院編修繆荃孫、廖廷相、朱一新、陳燾，兵科給事中洪良品，掌貴州道監察御史劉恩溥，兵部郎中傅雲龍，禮部主事詹鴻謨，兵部主事潘通，國子監學正蔡賡年，江蘇候補知縣羊復禮等，分任纂修。曷度卷則由翰林院庶吉士汪鳳藻，兵部郎中席淦，司務陳壽田、胡玉麟合修。旋因張之洞巡撫山西，舉編修繆荃孫接替總纂。數年以來，經各分纂、總纂編輯成書，計得一百三十卷。現在稿本一律告竣，自本年二月初一日起開雕，限本年七月間竣事，事竣再行敬謹奏聞。理合會同大學士直隸總督臣李鴻章恭摺具陳。伏乞皇太后、皇上聖鑒。謹奏。光緒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具奏，本日奉旨：知道了。欽此。

監修

文華殿大學士直隸總督一等伯爵

吏部尚書兼管順天府尹

都察院左都御史兼管順天府尹

禮部尚書兼管順天府尹

湖北巡撫前順天府府尹

江寧布政使司布政使前順天府府尹

雲南巡撫前署順天府府尹

前順天府府尹

倉場侍郎前順天府府尹

總裁

署吏部左侍郎通政使司通政使前順天府府尹

臣李鴻章

臣萬青藜

臣童華

臣畢道遠

臣彭祖賢

臣梁肇煌

臣張凱嵩

臣李朝儀

臣游百川

臣周家楣